

書

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全唐詩話卷之三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

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揚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

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揚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

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

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練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

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
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
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
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
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
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
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
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
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
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
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
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
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
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
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
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
板。曰。竈生蠹。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
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

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
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
借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
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
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
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

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

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

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

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

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

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

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

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十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

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畱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畱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

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檐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

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

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柘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夫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

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燔。散

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
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
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
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
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
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
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

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
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
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
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
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
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
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

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

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早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

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拔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

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

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

言苑卷三
三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

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

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

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

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豶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

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
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
天下若遺。驪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
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盖
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

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

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竊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

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

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

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

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殓。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

無德也。何其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殓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
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
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
一瑾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
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
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
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
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
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睢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
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

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
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
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
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
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
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
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
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

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
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
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
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
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
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子百

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

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

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

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今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斃。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後。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獻

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
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
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
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
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
讎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
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
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

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拮菜。
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
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
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
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
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

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
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
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
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
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
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
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
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
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
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
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
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
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

言方卷十四
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
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
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
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
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恆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
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鞞而戮其御。
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鞞而戮

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
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
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
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
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
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
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

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

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
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
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
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
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
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

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

卷之九